

路

An aerial photograph of a lush green valley with a prominent, winding river that snakes through the landscape. The river is a bright, silty white, contrasting sharply with the deep green of the surrounding hills and fields. Several small, dark-roofed buildings are scattered along the riverbanks, particularly on the right side. The overall scene is one of a serene, rural environment.

贵州省图书馆

陵海居士著

路

陵海，

徐可图达到了目的，上升为首席副部长。在他就任一副时，亲信友朋杯箸交错，脚踏《步步高》的舞曲，庆幸时代的美好。但是，就在同时，三年困难时期突然降临，把灾难撒向了人间。一九六零年，这种天意和人为的灾难，残忍地折磨着人们了，但是对中国共产党十分爱戴，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十分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十分向往的中国人民却以无比的自我牺牲精神与突然到来的物资缺乏、物价高涨作斗争。这是一场真正的生命垂危，生产自救的斗争，人民吞吃着山竹竿、芭蕉头……去开发万宝山、大战鱼虾海，向山、向海，向一切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要粮、要油、要鱼、要吃……这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出现了，它与人民的自我牺牲挽救着频于崩溃边缘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国人民忍受水肿的痛苦，抗拒死亡的威胁，要战胜天灾人祸，把饥饿的魔鬼踩在自己的脚下。

就在人民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徐可图却一头钻进海滨疗养胜地。他把组织上照顾高干的保健品留在家里，自己在疗养所享受一般人无法得到的物资待遇。当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干部每年只能吃到四两猪肉的时候，这个疗养所里的患着神经衰弱的病员正嫌弃着餐桌上猪肉的油腻，吃着国外进口的高级营养品，面对人民的饥饿，自己的饱足，他没有泛起憎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情绪，每天玩着喜爱的扑克，漫游在菽庄花园的海上桥堤，偶而也洗上不多时间的海水浴，迎着阳光、海潮的透明，眺望游泳女郎，憧憬着幻非的出水芙蓉。他住的二号疗养楼距离王长龙家有一条长达二里多路的山道，每周周末，他总去探望王长龙，听听蔡紫娇的钢琴，尝尝国外进口的食品，体验一下富裕华侨的优越生活。这时的华侨，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困难，整个侨区靠着东南亚进口的物资成了沙漠中的

绿洲的时候，逐渐从被鄙视贱骂的地位上升到被羡慕尊崇的地位。在嘈杂的自由市场上，进口的商品，特别是进口的副食品大量出现，吸引着钱包隆起的顾主。这时，自产自销的猪肉每斤价高至十元，一只重约三斤左右的仔猪，价值五十元，就是原来用来喂猪的地瓜渣做成的像一块光洋大小的饼也要一角钱了。钱变得十分小了，少数干部、职工从国家机关企业中退职出去，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他们三天赚到的钱就抵得上一个月的工资。国营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也出售高级饼、糖烟……大力回笼货币，同时国家在对农村的政策上放宽，使生产逐步回升。

赖着广大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国家奇迹般地生存着；赖着共产党在经济恢复时期的威信，人民忍受着。没有烟，用茶叶、地瓜叶、荷叶甚至棉花代替；没有米，用山竹竿、芭蕉头、葛根粉以及各种野生植物代替，甚至大部分家庭养殖起高蛋白的球藻来。做母亲的脚水肿了，但他们的子女却尚称健康，做父亲的身体衰弱了，但他们仍然上山下乡。人民用吃野生植物战胜了灾难，人民用天一黑就睡觉的办法来减少所取得的热量的消耗。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信赖政府会有转机，政府就是这样依靠人民的牺牲正常地运转。

当徐可图把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实际生活中甩掉，在商品供应较好的厦门在疗养胜地鼓浪屿过着寓公似的生活的时候，真正的人民勤务员却与老百姓一道勒紧裤带，共度患难，下至灾区解除人民遭受的苦难。

赵伯侠一行人被派至闽西山区了。在困难时期的山区，他见到的是一幅童年时期的景象，街道上可以看到沿街行乞的老人和幼孩，偏僻的公路旁的破屋断垣处出现饿毙的苦妇穷汉，在医院里有着大量的神情忧郁，行动呆滞的水肿病人……

初夏，赵伯侠率领的一个小组来到老革命根据地长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曾经用他们的血汗支援过红军，现在，他们在解放十年后，却又与突然降临的饥饿作斗争。当赈济小组的汽车到达长汀边境的南山公社时，赵伯侠指示车停下，五个人全都下车沿着公路步行进入街区。公社的街道像没有人住的废墟，听不到狗声鸡叫，看不到人影炊烟，除几家破屋半掩着房门外，所有大大小小的住房、商店全都门窗紧闭……人间的烟火气息全消失了。

“老洪，这是怎么回事？”赵伯侠问着秘书洪南疆。

“可能有什么集会吧！”头发细软，鼻子略大，年约三十岁的洪南疆说。他是省委宣传部的秘书科长，被抽调出来参加赈济小组。

“不，农村不会白天开会的，可能像是炼钢一样的事把人们逼进山里去了。”赵伯侠说，他瞧了金山柱一眼，后者有一副大的耳朵，虽只四十岁，却显出一副老态，他是报社的农村版编辑。

“要不要去公社了解？”金山柱问。

“不要，我们上山去，自由自在地了解情况。”

这里，正是青黄不接季节，田里的水稻缓慢地生长，山坡沟渠间一块块新开垦的土地刚插上地瓜苗，菜园子里除了芥菜新长出的嫩芽外，没有其他较大叶片的蔬菜。他们沿着山道向山里走去，过了一道山坡，看到一片丘陵，上面长满了低矮的灌木丛，杜鹃花把山坡打扮得花枝招展，鲜红一片，他们看到了自然的生气，心胸也开阔了。就在这片有生气的丘陵地带的深处，看到了人群，青年、老人、妇女、孩童散落在山上山下树边地里采集着“粮食”。有的用力地在地里挖掘着野生植物的块根，有的摘下树枝上的嫩叶，有的剥着野桑的树皮，有的搜

集着残存的野生浆果，有的在背阴的山凹中采摘各种野菜，凡是可以下肚充饥的都是“粮食”。眼前展现着一片为生存而竞争的战斗场面，人们有气无力地争夺、辱骂……宣告饥饿下的世态已不是五十年代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幸福年月了。

“老大爷，你在做什么？”赵伯侠站在一个年纪大约七十岁左右的瘦骨嶙峋的老人面前，后者正在用干瘦的双手揉搓着野菜根的泥土，赵伯侠的问话没有使老人抬头。虽是靠近端午节，阳光已经转暖，但老汉仍然穿着破棉袄，戴上满是窟窿的猴帽，似乎他的身躯已经没有足够的热量支持他的采集“粮食”的劳动了。

“救济米不是刚发放过吗？”赵伯侠耐心地等待着老人的回答。

“能顶用？一天就吃完了。”老人的细微的声音仅仅能使对方听到。

“不是每个人有半个月的粮吗？”赵伯侠看到老人说了话，便坐了下来，帮着老人揉搓着根须。这时老人抬起了头，用暗淡的目光望着赵伯侠。

“听是听说，可发下来——大口小口每人只拿到两斤。饿着肚子的人，一天吃两斤也不会饱，有一天吃一天。”

“每个人两斤？”

“是的。”老人又低着头了。

“你们这里的干部呢？”

“那不是，”老人指着对面的山坡，那里长满了密厚的杂木，赵伯侠隐约听到了从那里传来的劈砍树木的声音。“大队书记和干部都在树林子里砍柴。天保佑！大跃进没有跃进这片林子。”

“大队书记没柴烧呀？”

“砍下卖给单位，一担柴三块钱，两担柴就够四口人家一天

的粮食了。”

“你干吗不去砍点柴呢？”洪南疆问。

“我？哪来力气？儿子参军，媳妇带着孩子，她砍下的柴火只够家用，我能上山就不错了，你们上过街没有，看看有多少人病倒在床上？”

“大队没有管。”金山柱问。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老人看着几个人都帮着自己干活，眼睛有点亮了，他脱下猴帽，一副皮包骨的青白色的脸面使人目不忍睹。

“公社呢？”洪南疆问。

“唉！也是一样，都忙着一张嘴，”老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也难为他们干部了。”

感情脆弱的组员刘栋才看着老人的形象，眼眶红了，他摸出一包糠饼，递给老人，老人看了年青的刘栋才一眼，直感告诉他这是善意的礼物，他自然地接受了，并且取出一块当着大家吃了，同时把其余的几块往破袄里塞了进去。

“干部和你们一样困难？！”脸孔白皙的干部江山壁问，他是二轻厅的计划人员，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

“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

“怎么有不一样的啊？”

“俗话说，庙里的菩萨，只要有香火，就不会饿肚皮嘛！”

“和你们一样的干部呢？”

“那些好干部和我们一样同甘共苦，家里没有米下锅还带领我们插秧，你们看，山下田里头，哪一丘荒废了？”老人谈话渐渐活跃起来，“同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从龙岩来的。”

“那里不会有饥荒吧！”

“也有，大家克服困难在努力生产自救。”

“是呀！有土改时那样的干部作风，再大的天灾也是克服得了的。说实话，现在的天灾不算大，比解放前那样的天灾小多了。”老人停顿了一下，“现在的小是小，饿肚子的却不少，为什么？恐怕是家底太空了，前年去年大炼钢铁，把储备粮吃光了，田里地瓜不好好收，烂的烂，丢的丢，弄得去年养猪没饲料，喂鸡无斗米，狗子杀绝了，要铁牛不要肉牛，家肥越来越少，地不肥，庄稼长不好了，公社讲天灾造成饥饿，原因只讲这一个，干部瞎指挥就不提了。”

“现在还有没有瞎指挥？”

“干部靠指挥吃饭，有时只顾碗里的白斩鸡，就不顾用得上用不上插秧机！”

“你们这里也用上插秧机？”

“是呀！插秧机没过关，它到那丘田，那丘就长痢痢头。队里好容易挣来的钱花在废物上，分红时就没剩几文铜了。”

“老大伯，要使鸡毛能上天，离不开机器种田，但是，插秧机没过关，不如双手干，是不是？”赵伯侠说。

“你说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老人说，“麻烦你们帮忙，菜根揉搓干净了，我要回家了。你们有空上我家喝碗水，山区里缺粮，可不缺水啊！”

赵伯侠他们看着老人担着满满一担野菜，蹒跚地往山下走去，他们便朝着杂木林进发，他们看到远方的树林里冒着缕缕青烟，青烟指引他们走往密林的深处。

在森林深处的一块一丈见方的地方，燃着一堆火。两个农民正在用高价买来的大米做饭，旁边放着十多担已劈好捆好的木柴，他们看到突然来到的五个陌生人，都睁大着惊恐和探索的双眼。

“你们好!”赵伯侠走近他们温和地说。

“你们?!”年约四十岁的矮个农民，穿着一身褴褛的黑色汉装短衫裤，指着附近的大石块和柴担，惶恐地说，“请坐!”

五个人都坐下来了。

“有事吗?”矮个农民又问，他见来人全都坐下来，惊恐的神情减少了。

“就在这里走走!”洪南疆说。

“噢!是工作组吧!”年青的高个农民说，他的衣衫也是黑色的，破烂处就更多了。

“不是，是路过的。”

“从哪来?”两个农民听了不是工作组，神情恢复了常态，年长的农民也坐了下来。

“龙岩。”

“噢!要不要买点柴火?”年长的农民摸着杂木棍柴火，“你们看，又干又耐烧。”

“多少钱一担?”江山璧问。

“在这里买只要三元一担，送上公路得四元钱。”

“贵了吧。”

“贵?高价米一斤一元五角，我砍了一个上午，只两担柴火，只买得上五斤米，只够家里一天吃的。”

“怎么?做农民的要买米吃?”洪南疆问。

“你们好像没有下过乡吧!这年头，农民的肚子越来越空，田里的稻子越长越少，缺粮区的农民没有不买粮的。”

“那干部要不要买粮?”

“怎么不要?”

“支部书记呢?”

“都一样。”

“为什么？是什么原因？”

“原因！天灾，苏修搞鬼，阶级敌人破坏。”

“有没有瞎指挥？”

“干部报告没讲。”

“谁的报告？”

“公社书记的。”

“公社书记的报告根据什么？”

“根据上面、上面。上面怎么讲，公社就怎么讲。”

“要联系本地区实际嘛！”

“联系不得，一联系就把上面的精神、意义都丢掉了。以前也联系过实际，被批评了一通。从那起，谁也不敢联系实际了。”

“谁被批评一通？”

“社员！我们！”

“大队干部呢？”

“一样受批评。”

“你们大队支书是谁？”

“是蓝青山。”

“劳动好吗？”

“好！”

“听说你们大队病了许多人？”

“是呀！”

“听说大队支部书记不管社员死活。”

“我说句公道话：大队支书是吃地里粮的人，他能管得了社员死活？”

“他管不了，谁管得了？”

“只有吃国家粮的干部。”

“你们也太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了。”

“人家叫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照着干就插白旗！”年青农民一直在火旁烧饭，饭熟了，他熄了火，也加入了谈话行列。

“你有没有插过白旗？”

“我，运气好。他，比老黄忠背上的旗子还多几把。”年青农民指着年长农民说。

“怎么说？”

“老黄忠身上只挂几对帅旗、令旗、大将旗、英雄旗，他身上除那些旗外，还有投降旗、低产旗、三反旗、小脚旗、右倾旗、懦夫旗、小灶旗……”

“什么小灶旗？”

“他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反对办大队食堂。”

“上千人吃饭，这个家谁当得了？”年长农民白了年青农民一眼，“大队一办食堂，花样就多，生产队吃不消。”

“他主张走回头路，按老样子各家各户敬灶神爷爷！”年青人说得欢了起来。

“别谈那些了。”年长农民站了起来，对着五个人说：“刚才你们谈到柴火，你们要不要买点柴火？”

“我们？”洪南疆笑了起来。

“我们要一点！”赵伯侠直到现在才插嘴，刚才他一直注意着年青农民烧的什么饭，他发现锅里虽可见到米饭，但大量的还是野菜。劳力吃的是这样的饭，家里人吃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说实话，你们要，我吃了饭还可再砍几担，今天就多赚些米钱了。如果你们不要，我们就要担到公路上等主顾，那就白白多花时间了。”

“那我们买四担好了！”

“来！兄弟！我们把四担柴火担下山去！”年长农民呼唤着

年青农民。

“你们一人一担，我们五个人担两担，好不好？”

“谢谢！”两个农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饭，担着两担柴火下山了，五个人也轮流着担起其余两担。

他们边走边说，不觉话更多了。

“你们什么时候回城里！”年青农民问。

“马上。”

“听说，政府还要办救济粮？”

“不是已经拨下来了么？”

“一个人两斤，能顶什么用？”

“怎么两斤，拨的是半个月的粮。”

“噢，你们不知道，省里拨半个月，县里拨一星期，公社拨三天，大队就拨两天了。”

“为什么？”

“生产任务是层层加，救济什么的是层层减。”年长农民说，“不这样，县里、公社、大队的招待粮从哪里来？”

远处有人大声喊叫，山谷里响起了回声，他们的谈话终止了。

“我们家里人在山下等了。”年青农民听了一阵叫声，对年长农民说。

两个农民加快了脚步，向山下飞奔，不久又回头把江山壁和洪南疆的两担柴火抢过来担上了肩。当他们都到了公路，把柴火送上了赵伯侠一行人的坐车后，两个农民和家里人都惊异地望着启动了草绿色的中型越野车，他们心中明白，车上的人是有点来头的。

南山公社地处龙长公路上，公路自东南走向西北，又有一条自宣成到南山全长仅三十公里的县辖公路，形成了南山的重要位置。在通向长汀的那条公路桥边，围着一大群农民，当赵伯侠一行人下车走近人群时，他们从人丛的缝隙中隐约见到一辆浅蓝色的道吉牌小包车，赵伯侠凭着身高，看到有四个农民跪在一个干部前面。由于这个干部背朝着他，赵伯侠便绕过人群，当这个干部接受了跪着的人递上的书信抬起头后，他看到了那人却是省委领导干部何建功。赵伯侠不急于招呼，却是安静地看着这一使人心痛的拦车上书的情景！

四个农民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手掌拳起，眼里流泪，围着的男女老少，青壮病弱，有的含着泪水，嘴角抽动；有的捏紧拳头，控制感情。只听到跪着的人断断续续地说：“我们跟你上山打游击，不怕死，不要命……十年后，我们还得忍饥挨饿……这是怎么搞的？队长，指挥！”

何建功在闽西打了十几年的游击，出生入死。多少跟随他的农民群众牺牲在他举起的红旗下，幸存的战士在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后，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享受着解放的自由和胜利的成果，但是突然而来的饥饿把他们惊呆了，他们的正直使他们又一次饱尝饥饿，他们先是沉默，后是呼吁，希望政府伸出救援的手，但是这一切都落空了，他们看到各级干部克扣救济粮的手，他们看到当官的继续瞎指挥。困难使干部自私，饥饿使官员残酷，他们激于义愤，不得已公推这四个老游击队员拦车告状。赵伯侠目睹的这幅图景，在闽西已是第三次了。

何建功面孔严肃，目光凄楚，他与站在身旁的秘书说了几句话后，只听到秘书当众宣告：“你们四个人与省委一齐去公社，其余的人都回家去吧！要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解

决问题的。”

小汽车的门开了，何建功让四个农民坐进车子，又向群众再三招呼，等待群众让开了路，汽车徐徐向公社驶去，群众仍然尾随，齐集在公社的门外，有的静静地坐在石级上，有的依靠在树干旁……

赵伯侠没有去公社，带着随行人员和四担柴，打听到住在山脚下老农民的住家。

他们推开老农民半掩着的门，后者正在煮着野菜，他见到他们的到来十分惊奇。

“我们在你家吃饭，好不好？”洪南疆说。

“去公社，去公社……”老农民挥着手。

“公社有客，不好去了。”洪南疆温和地说，“你们客家人一向好客，就招待招待我们吧！”

“招待？看！”老汉揭开锅盖。

“看！”他揭开米桶。

“看！”他掀开盐罐的盖子。

“看！”他抽开油瓶的塞子。

“走吧！干部同志。”老人坐向椅子，“这地方你们蹲得下去的？”

“有水吗？”赵伯侠揭开水缸盖，“干吗不叫看这个？”

“水能饱肚？”老人说，“别拿贫下中农开玩笑，干部同志！”

“不是开玩笑！有了水，什么都有了。看，有柴。”赵伯侠指着在山上买的四担柴。

“看！有米！”赵伯侠叫金山柱打开干粮袋。

“看！有盐！”洪南疆从制服口袋里摸出一包盐。

“行了吧！”赵伯侠笑着说。

赵伯侠一行人就动起手来，老人瞪着双眼，对他们的行径十分不理解，这些人不去公社吃饭，偏要到穷家小户搭伙；这些人丢着公社的大米饭、油炒菜不吃，偏要吃无猪膏无酱油拌菜的白水饭。老人干瘦的身体在竹椅上晃动，他想着去亲戚家讨盐的媳妇和随着去了的孙子，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赵伯侠他们劈里扒拉赶着烧柴做饭，不掌厨的担着水桶到溪里挑水，大约不到一个钟头饭做好了，赵伯侠又在煮野菜的锅里加了些盐……老人看着这一行人做饭挺利索的，便走出门外眺望，只等着媳妇孙儿回来。

“老大爷，吃饭吧！”洪南疆向站在门外的老人处走近，低声地说。

“叫我？！我是吃野菜的。”老人说。

“呀！别这样说，来！来！”洪南疆硬把老人拖进屋里，屋里桌上的米饭蒸发着喷香的热气。

“老大爷，你忘了二十多年前的红军了，现在这些人还在嘛！他们掌了权，你的儿子不是也参军了，都是一家人了，暂时的困难嘛！不久会好转过来的，吃吧！”赵伯侠把盛得满满的一大碗饭递给老人。

“我吃你们的了！”

“过去红军不是吃你们的，现在的干部不也是吃你们的。总的说，都是吃你们的。吃吧！”

老人望着赵伯侠。他好久没有听到干部说“吃你们的”这句话了，不由得身子颤动了一下，心想，他们是些什么人呢？绝不是那些作威作福，装腔作势的干部，那些人哪有自己带柴、带盐、带米下乡的。他吃着吃着，心中始终有个疑团！

掩着的房门随着推门的声音开了，一个妇女叫着：“爸！没有——” 年约三十岁的妇女刚跨进门坎，就看到一群陌生人在

家吃饭，便闭了口，张大惶惑的眼睛望着公公，她的八九岁的孩子兀立在母亲身边，睁着因为肌瘦显得更大的圆眼望着陌生人。

“是媳妇吧！”赵伯侠问着老人，后者点了头，“叫他们一起来吃。”

“这怎行？”老人说。

“来！”赵伯侠抱起孩子，对妇女说，“都是一家人，快坐下。”

“饭不够呢！”老人说。

“够了，我下了八斤米，斗大的肚子也够填饱的了。”洪南疆说，对着老人：“叫她和孩子一起吃，否则，我们都不吃了。”

老人望着停筷不动的五个干部不知怎么说才好。这年头米珠薪桂，谁顾得了谁……赵伯侠不等妇女和孩子的反应迅速地从锅里舀了两碗饭放在桌上，老人的眼泪掉下了，拭着眼睛说：“福州妹，多谢这些干部，吃吧！”

妇女用手抹去眼泪，不声不响地坐上桌子。

在桌上，沉默代替了言语，一碗一碗下进肚里的白米饭代替了客气。老人知道礼数，吃的不多，也是两碗下了肚，妇女有所节制，吃个半饱放下了碗，八岁的孩子头也不抬地津津有味地大口大口把饭咽下，他不咀嚼也不喝汤，一口气吃下三碗后眼睛还望着母亲，赵伯侠又替他添加一碗，他又很快地吃完了。赵伯侠看着孩子还想吃，就说：“锅里还有，等下子吃，一餐吃得太饱，肚子成了个大圆球，咕咕噜噜会难受呢！”

“是呀！松树根，太饱了肚子会痛的。”老人说，他目视着孙子松树根。

孩子放下了碗筷，妇女忙着收拾桌面，把没吃完的盐水汤小心地放进碗橱……老人七摸八找找来几片烟叶用刀切细，把

竹烟杆递给赵伯侠，赵伯侠不会抽烟，江山璧接了过去，抽着真正的烟叶，不觉五官通畅，老人十分高兴。就在这时，公社的通讯员进了门，用眼睛搜索着每个人。

“哪位是赵部长，省委请他去。”

“哪个省委？”

“何指挥！”通讯员说，何建功在打游击时，手下人都叫他指挥，这个名称在闽西一带老百姓口中传呼下来。

“在哪里？”

“公社。”

“大伯，我们再见了。”赵伯侠说，老人听到通讯员叫部长时已是惊呆了，他根本想不到今天的来客竟是个部长，刚才拦路告状的事，老人事前知道，但不知今天拦到了的是何指挥，老人脸上又惊又喜，心中嘀咕：这些老战士可没有忘记贫下中农。

“赵部长，刚才我们失礼了……”老人说。

“是我们失礼，不经你的同意，就闯进你们家来。”赵伯侠说，站了起来，伸出右手，“以后我们再见。”

老人把他们送到门外，依依不舍地拉着部长的手不放，妇女望着望着，她被这群人的善心动情了，竟哭了起来。赵伯侠在深感内疚的肃穆气氛中告别了老人。当赵伯侠一行人下了山坡走至去公社的大道上时，后面传来了老人的呼声：“慢走，你们的东西……”赵伯侠吩咐江山璧回转去应付老人，一行人仍旧朝大道走去。不久，江山璧气喘呼呼地赶上了他们。

“留下的东西怎么样了？”洪南疆问。

“说服他们收下了。”江山璧回答。

通讯员早前一进老人的家门就看到破旧的橱子上放着盛有大米的米袋和一包散开着的食盐，他知道刚才人们说的东西是